

腦力激盪

第二次人文領域腦力激盪會議



時間：民國 96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2 點

地點：本校第四會議室

主席：劉述先教授

出席：（依筆劃排列）

王泰升（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包宗和（臺灣大學行政副校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古偉瀛（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甘懷真（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江宜樺（臺灣大學副教務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朱雲漢（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李嗣涔（臺灣大學校長、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林火旺（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林維紅（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林建甫（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孫效智（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竹亭（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陳葆真（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黃天祥（臺灣大學醫學系教授）
黃俊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彭文本（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彭文正（臺灣大學新聞所所長）
曾漢塘（臺灣大學哲學系主任）
張錦華（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劉有恆（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師）
劉述先（中國文哲研究所教授）
蔣丙煌（臺灣大學教務長、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
鄭毓瑜（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賴顯英（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師）
蘇以文（臺灣大學共教會共同教育組主任、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與語言所合聘教授）

列席：葉德蘭、張淑君、林祐竹、劉艾玲、林慧宜、郭于禎
紀錄：高研院助理

主席劉述先教授：

人文腦力激盪會議原本是由許倬雲院士主持，但因許院士目前人在國外，因此由我代為主持。由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所舉辦的人文及社會科學腦力激盪座談會，在社會科學腦力激盪會議方面，已由楊國樞院士提出了一個大型的研究計畫。在人文方面，高研院已有一個黃俊傑教授主持的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在目前並無提出研究計畫的規劃；因此，人文的腦力激盪座談會，另有用途。

在人文方面有兩大問題，第一、理工為強勢，人文為弱勢，理工領域常用他們的標準來衡量人文的研究，但這不是今天的主題。人文研究的重要性，不只是關注研究的成果，而是應該要傳出去，傳遞的重要管道即是通識教育，亦為我們今日的主題。而我的角色是提供一

個平台，能夠讓大家暢所欲言。

通識教育有兩個很大的張力，一個是通識教育對「通」跟「專」的要求，由於「專」的要求及學分的減少，需要將有限的學分充分利用；另一個是「知」與「行」，不但要知道，並且能影響實際的行為。哈佛大學也是最近才對通識教育有了重大的改革，臺大又該如何做？臺大一向做得很好，但是也有一些不利的情況，據說過去臺大曾經被評倒數第二，原因不是因為做的不好，而是跟其他大學相比，當局的支持不太夠，可以有改進的空間：對當局的支持、對課程的設計，或者教員的參與等，每一個層次都可有所改進。今天就拋出這樣的開場白，希望大家利用有限的時間，能夠暢所欲言。今天非常難得，校長也親自參與，現在請校長講幾句話。

李嗣涇校長：

謝謝劉教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自從成立以來，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過去臺大的缺點，就是各自在自己的領域之中，很少有機會跟其他人交流，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擔任平台的角色，能讓不同領域有對話及腦力激盪的機會，從中促成燦爛的花朵。這兩年來，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不斷地透過組成研究團隊或是跨領域腦力激盪的座談會，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發展，確實是慢慢地走向我們當初的理想。所以，我今天是特別來學習的，尤其是談到通識教育的理念，如同，方才劉教授所提到的，哈佛大學經過三十年後作了一個很大的改變，希望能透過今天的腦力激盪會議中。能對臺灣的通識教育，提供一些比較新的概念出來，在此，預祝此座談會能非常成功。

主席：

謝謝校長。我們做通識教育，絕對不是爲了另起爐灶，過去十年，在臺大負起重責大任的是黃俊傑教授，爲了能使我們的討論能有一個焦點，我特別請黃教授來作一個引言，有請黃教授。

引言人：黃教授俊傑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各位學校師長同仁大家午安！奉劉老師的指示，我將利用 25 分鐘的時間來向各位報告「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挑戰：從臺大經驗出發」。

關於通識教育，在國際學術界、教育界，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在我十年前所撰寫的《大學通識教育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曾經把目前在國際高等教育界受到矚目的，並且有實踐經驗的學說，加以歸納成爲三種：第一、精義論：上世紀約三十年代左右赫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1977)所提倡的經典教育屬之。第二、均衡論：臺大虞前校長兆中的時代，開始推動通才教育工作小組。1996 年臺大所規劃的通識教育課程，基本上，延續均衡論的構想，有校訂共同課程，與文理交互選修的四大領域通識課程。臺大的狀況，比較接近美國西岸州立大學的狀況，當時因爲校園民主風起雲湧，因此，均衡論是比較適合臺大的狀況。當時係由黃武雄教授所主導，陳水扁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提出釋憲案，大法官解釋：政府機關不可以用行政命令，來規定人民應該選修什麼課程。臺大是極少數當時延續保守的風氣的大學之一，維持部定共同必修科目的架構，一直到秋天開始，才有很大的更動。第三、進步論：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關於教育想法屬之，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基本上亦是遵循進步論，例如，該校學生必修兩種外國語言及電腦等。

臺大通識教育的定義是：「通識教育」就是一種建立人的主體性，並與客體情境建立互爲主體性關係的教育，也就是一種完成「人之覺醒」的教育。再細分成兩個面向：第一、在「主-客」對待意義下的「主體性」，學生才是主體。第二、「主-副」對待意義下的「主體性」；高等教育能創造諸如富國強兵、提升國家競爭力等等的邊際效用，相對於此，只有學生生命被喚醒，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

十年來，臺大通識課程的參考指標是：1.基本性，通識教育希望能碰觸到根本的不可或缺的知識；2.主體性，以學生爲主體出發。3.多元性，課程應能夠擴展學生的視野，消除族群文化的偏見；4.整合性，應整合各種不同領域的知識，賦予專業知識新的詮釋和意義；5.貫通性，

藉由問題的探討，而貫通不同學門的專業知識。以上是五個理想性的參考指標。

在這樣的定義及參考指標之下，我們才能探討什麼不是通識教育：

1. 「通識教育」不是逸樂取向的教育；
2. 「通識教育」不是「文化化粧品」，例如：插花、茶道等等；
3. 「通識教育」不是「生活小百科」，
4. 「通識教育」更不是專業課程的淺薄化與庸俗化。

關於當前推廣通識教育的挑戰，我將首先報告出現在國內其他 157 所大學院校的問題，再報告本校的問題。從通識教育內部來看，第一個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僅是在海峽兩岸的大中華圈，更是一個普世的問題：教學內容與學生生活實踐日益脫離。這個教育問題在自然科學方面非常明顯，即使在人文領域的通識課程也是如此。現代大學的文史哲教育中，都不能免於作為「概念遊戲」的問題，例如，哲學是概念的推演先於生活的實踐，史學則是因果關係的建立先於史義的探索。換言之，即使是人文教育亦逐漸脫離人的本身，而出現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窘困。李嗣涔校長（民國 95 年 4 月 12 日）在「學思歷程」演講會後致詞：現在的大學基本上是教導學生「謀生活的教育」，而我們還需要一種是「提昇生命的教育」，這種說法很有見識，我非常贊同。通識教育內部第二個問題是：課程知識承載度不足，例如，諸多技職院校以「通識護照」、「藝術護照」、「名人講座」等授予學分課程的方式，老師從教育的工作中撤退，大學完全背叛了教育神聖的使命，知識承載度不足，使通識教育更加污名化。第三個內部的問題是：教學方法之問題，其中又可分為 1.) 以教科書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及其問題：以教科書為中心的教學有其方便性，因為教科書中的知識，是該學門已經取得共識的知識；其缺點是，教科書所傳遞的是套裝知識，具有內在的保守性格，並且很容易被出賣；2.) 傳遞知識，但未觸及學生思考活動的「默會的層面」（“tacit dimension”）（二十世紀美國哲學家博蘭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所提出）。通識教育內部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學生學習態度的問題，學生對待系專業

必修課與通識課態度明顯不同。

當前通識教育這些評比指標都具有外部普遍的問題：第一、國內外大學評比指標，均不利於通識教育之發展，還面臨「數量性思維的陷阱」。例如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指標等，都是數量性計量思維的，非常不利於通識教育的發展。第二個問題是 1945 年二戰結束以後，科技的突飛猛進與大學結構的顛覆，使人文與通識教育的邊緣化。

在剛才所談的宏觀基礎之上，接下來，向大家報告臺大通識教育特殊問題。民國 93 年「大學通識教育評鑑先導計畫」報告意見認為臺大全校重專業而輕通識。本校的氛圍類似 1936 年芝加哥大學校長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在《美國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 University Press)一書中所感嘆的，因為一種「專業的傲慢」所導致的「反智主義心態」。

此外，「評鑑報告」也指出：臺大通識教育理念甚佳，而主事者對通識教育之經驗與管理亦有深入之瞭解，但獲得之資源與行政支持與他校相形之下似乎有所不足，因此理念與實踐之間顯然有所落差。不但通識教育之架構有改善空間（如醫學院通識教育獨立一組，通識與共同科如何區隔或整合等），必須嚴肅面對、認真檢討，而學生對通識教育的認識似乎也不盡清晰，該校亟應加強宣導。

「報告」又建議：校方與各學院顯然必須更加積極參與通識課程之規劃、執行與評鑑，並投入更多之人力與物力。課程三級三審應更加確實、集中執行，避免開授諸如醫學院與農學院若干生活性太重的科目，宜確實貫徹基礎性、主體性、多元性、整合性、貫通性等目標。校方若能想辦法提高優良教師開課意願，並以更積極的態度看待通識教育課程，則必然能達成通識教育之目標。

「報告」結論認為：臺大通識教育似乎太過於依賴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個人的努力、各系個別對通識理念有所認同之教師，以及各單位對外申請之計畫款項。相形之下，校方投入之資源及重視，與他校相較顯然不足，而校方對通識教育之參與亦有所不足。

第二個問題是系所本位思考過於強烈，在教學品質上評鑑小組強烈主張「本國憲法與公民教育」課程不應該由國家發展研究所來主導，

可能是受到舊有印象所影響，但我一再與他們強調：目前的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師資各方面與以前的三民主義研究所有很大的不同，某些領域由某個系所主導是臺大多年來的問題，在課程規劃方面也是有相同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本校校園社會主義氛圍過於強烈，辦學理念與決策多半由臨時編組的各委員會或會議所決定，但委員及教師平常並沒有從全校立場來思考教育理念的問題，只要有一人堅決反對就將政策否決了。校園民主之正面的意義是可擴大參與凝聚某種共識，但其反面的影響也甚為深遠，凡此種種都影響通識教育的提升。

臺大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教學空間嚴重不足，尤其設備非常差，在座幾位有教授通識課程的老師也都感同身受，在普通教室的擴音設備非常老舊，尤其夏天教室電風扇運轉時，影響教學效果。

臺大通識新制改革的緣起主要是在我任滿前兩年開始啟動，第一個背景是民國 93 年 4 月起教育部評鑑 7 所研究型大學通識教育；第二個背景是 94 年大學校務評鑑。這兩次的評鑑之後，本校經過一年的研究，擬定 ABC 三種新制課程的架構，包括羅竹芳主任、蘇以文主任、江宜樺副教務長在內都是當時的委員之一，擬出了下表的架構：

課程架構			學分數
基礎課程	語文能力與人文素養課程	國文	6
		外文	6
	服務課程		0
	進階英語課程		0
	體育課程（不計入畢業總學分）		1
通識課程	八大領域課	文學與藝術	18
		歷史思維	
		哲學與道德思考	
		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	
		物質科學	

	程	生命科學	
		邏輯、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	
		世界文明*	
學分總計（計入畢業學分者）			30

保留國文與外文 6 學分，通識課程分為八大領域課程，分為「文學與藝術」、「歷史思維」、「哲學與道德思考」、「公民意識與社會分析」、「物質科學」、「生命科學」、「邏輯、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及「世界文明」八大類，包括共同必修課程在內總學分仍為 30 學分。

目前新制通識課程是由教務長帶領，將從 96 學年度開始付諸實施，我僅從個人立場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點建議為：提升人文精神，仿造英語授課課程補助業務費之制度，補助以「經典閱讀」為主的通識課程，Hutchins 當年的理想仍舊值得我們考量，特別是在 21 世紀文明對話新時代中，我們所培養的大學青年如果能對自己的傳統和經典有更多的瞭解會更好，李校長在校長交接典禮上也曾提到我們應該用五年五百億的經費來落實經典閱讀的通識課程。

第二點是建立邀請開課制度（與申請開課制並行），並投入資源，創造優秀教師開授大班課之誘因。

第三點是吸納香港地區大學之 “One-line Budget System” 之精神，提撥部份經費以各系對全校通識教育之貢獻度分配之。

劉述先教授：

感謝黃教授，他多年來擔任通識課程的行政職務，雖然目前已卸任，但從他的報告中仍可看出他對通識課程相當關注。接下來請教務長談談目前通識課程的現況。

蔣丙煌教務長：

自從我擔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委後，其實解決了許多剛才黃俊傑教授所提出的問題，以下我將一一描述。

任何國內研究型的大學包括臺灣大學在推動提升教學品質的工作時，多少都會有些挫折感，主要就是整個學校的氣氛及氛圍不是有利於推動教學，剛黃教授也提到國內外大學評比的指標，這種數量化的指標是不利於通識教育的，是一個事實。大學的本質是一個教育機構，教學是它主要的目的，研究型的大學特別要重視研究，但千萬不可忘了教育的本質。目前我們整個氣氛是著重在研究，可獲得的鼓勵及獎勵是較多的，在李校長接任校長後較重視教學，所以我們在教學上的獎勵也慢慢增加，逐漸改善這種氛圍，不過到目前為止仍有挫折感。

哈佛的教育政策即以通識教育為核心，因此學生入學前兩年可在校內自由選課，第三年起再主修專業。這種注重領域間了解的自由學風也一向為世界各頂尖大學師法。1946 年「哈佛委員會」出版「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宣言及 1978 年出版「核心課程報告書」(Harvard Report on the Core Curriculum)奠定了七大領域課程，1980 代中葉實施至今七大領域核心課程(Core Program)，包括外國文化、歷史研究、文學與藝術、道德推理、科學、社會分析與定量推理。

然而近年來哈佛的課程設計漸受詬病，尤其以校內教職人員與美國教育界對哈佛的課程與世界潮流脫軌多所批判，極端注重學術發展而忽略學生對社會（世界）的關注與道德提升的培養。

今年五月十五日，哈佛大學通過近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通識教育改革計畫，引發全球學術界討論。歷經三年的校內辯論後，哈佛大學今年（2007）5 月 15 日通過進行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通識教育改革將原本行之有年的「核心課程」(Core Program)，改為八大領域/類別(categories)的「通識教育課程」(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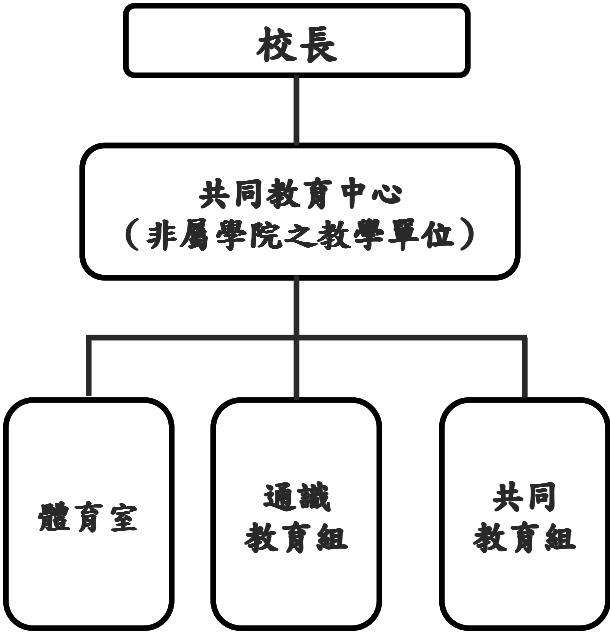
八大領域為：美學與詮釋性解析、文化與信仰、實證與數學推理、道德推理、生命科學、物理宇宙學、世界社會、美國與世界。

新制明顯增加的項目對多元文化與信仰的了解與尊重，科學素養

的訓練比重增加、對於哈佛人的世界觀，重新賦予一個身為世界公民的立場所見視野。如同我們熟知的，美國人總以自己為世界中心，對所謂異族文化與宗教向來不了解也不尊重。今日西方世界與阿拉伯世界間的紛擾動亂、恐怖主義的陰影多源與這種西方自我中心心態，與美國本位的傲慢本質。

國內大學對通識教育也日趨重視，增加教育資源的投入等措施皆為令人欣慰的嬗變，但我們亦須誠實檢討，在組織結構等制度設置與推動實踐這兩個層面上，「哈佛經驗」是否全然適合臺灣的高等教育？

本校在組織改造上，將共同教育委員會改為共同教育中心，共同教育中心為非屬學院之教學單位，置主任一人，教師、職員若干人，負責本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審核，共同必修課程之審核及體育教學等相關事項。也就是說共同教育中心是積極參與課程規畫及執行。



96 學年度開始實施通識教育新制，相關制度黃俊傑教授已說明。

本校通識教育新制與哈佛大學通識教育之比較表：

哈佛大學	臺灣大學
美學與詮釋性解析	文學與藝術
文化與信仰	歷史思維
實證與數學推理	量化分析/數學素養
道德/倫理推理	哲學與道德思考
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
物理宇宙學	物質科學
世界社會	世界文明
美國與世界	公民意識/社會分析

基本上與哈佛大學並無太大差異，這是在黃俊傑教授擔任主委時所規劃出的課程架構。

在提昇通識課程教學品質之相關措施方面：

- ◆ 第一是成立八大領域規劃委員會，每一領域設一工作小組規劃該領域之課程科目。
- ◆ 目前將要定案的是各院或系決定學生需選修領域，建議各學院或系在跨領域選修的原則下，排除學生不可選修之領域，讓學生在其他可選修之領域中，至少選修五或六個非直屬領域的課程，以增加學生接觸知識的廣度。

教師資源的問題與解決方案：

- ◆ 建立邀請優秀教師開課制度（與申請開課制並行）
- ◆ 校方挹注於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資源比例調整
- ◆ 傑出優良通識教師獎勵措施
- ◆ 傑出教學助理遴選辦法

通識教育在各校都已行之有年，在課程開設與教師授課上最常見的問題當屬教師資源問題。以臺大而言，目前並無專屬通識課程教師，專業教師對開授通識課程的意願一般而言普遍性不高。綜合型大學的教師升等有嚴苛的著作評比，即所謂發表壓力。開設專業科目對本校

教師而言向來較容易，而無需花費額外的時間備課，規劃適合非本科系學生的通識課程。此外，多數專業教師過去學生時代一路以名列前茅之姿讀完研究所碩、博士學位後返校服務，他們所受的教育與學術訓練足以使之成為各領域中的佼佼者，學術縱向的深度毫無疑義，橫向跨領域的廣度卻不易掌握。如今被要求開授以「博」與「普及性」為主的通識教育時，教學的效率與成果也常大打折扣。因此，這是一個連鎖的制度面問題，從教師本身開授通識課程的個人因素（是否有意願，是否有能力，是否符合課程宗旨等）到學校制度的相容性（開設通識課程是否會減低教師本身學術競爭力，學校是否有充分的誘因說服專業教師投入通是教育的服務等）都需要通盤考量。

由於通識教育具有基本性、主體性、多元性、整合性、貫通性，如何使專業教師兼具通識智識呢？這需要校方協助教師們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畢竟，誠如胡適先生對追求學問提出的比喻：「為學有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專業學識的深度是金字塔的高度，而這高度，取決於基礎--也就是學識的廣度。

學問的追求並非一朝一日之功，既然選擇以教育學術為職志，「終身學習」的態度應是我們時時刻刻自我訓練的，否則又何以要求我們的學生？故校方藉由舉辦教學觀摩、研習營、研討會等，來幫助老師們提升在通識教育教學這方面的能力。

另外，我們也試圖推動大班教學、小組討論的通識課程，由教學助理帶動並主持小組討論課程。這樣一來，我們的通識課品質才可能提升，同時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用大班教學、小班討論的方式，也可以培養我們的 TA（教學助理），將來成為學有專長的教師。然而，這個方式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難，儘管我們可以挹注很多經費來多聘一些 TA（教學助理），但要尋找合適的教室是有困難的。因為要推動大班教學、小班討論，需要更大的教室，但臺大缺乏大的教室，我們最大的教室最多也只能容納三百多人。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目前的成果，在共同教育委員會的架構下，有將近 140 個通識教育課程；且本校教學發展中心的成立，也是很大的助力，像是上週的教學成果發表會就是由教學發展中心的教師發展

組所舉辦的。除了幫忙舉辦各種研習營來培訓 TA（教學助理）。另外，教學發展中心也舉辦「我的學思歷程」一系列的演講，這些演講常常都座無虛席，演講內容對臺大的通識教育也很有幫助。有時座位不夠，我們還會另闢兩間教室，用視訊來轉播。另在黃主委的領導下，現在已有一些與通識教育相關的書籍，供老師們參考，未來也將繼續出版。

主席：

不管是教員或教程，應要貼近社會的現況。通識課程，要絕對拒絕把他當作營養學分，就是不需要花什麼時間下功夫，就可以拿高分的課。我自己呢，從東海大學到香港中文大學，一路都是教通識，而且都是教大班，算是蠻有成效的。但通識課程絕對不是把課程簡單化的處理，而是說，以融會貫通、深入淺出的方式，達到與年輕學子能夠交流的目標。在臺大有些課，會邀請不同的講員來教授一學期的課程，但是有一點要特別提醒，就是各講員之間的交流聯繫可能要增強，使得這樣的課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用。我先做了簡單的開場白，接下來請大家踴躍發言。

包院長：

大家好，剛剛教務長對於通識課程有很清楚的說明。今天高研院舉辦這樣一個的人文腦力激盪會議，希望大家來共同討論藉由什麼樣的課程，能使學生提升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素養？現有的通識課程，是多樣化的，其中有些是屬於自然科學的，在社會科學方面有關的課程，包括像公民教育、憲法這類的課程，是不是能夠讓學生在人文素養方面能有所提升？還有將來應開設怎麼樣的課程，能夠使得臺大的學生有這方面素養的提升；國家將來的領導人如果沒有人文素養、社會科學素養，就會造成社會的敗壞，這是臺大沒有盡到責任。所以這是一個很沉痛，但也很值得我們去省思的問題。今天我們請到令人很敬重的劉述先教授來主持，以及經過仔細挑選的相關教授來出席。大家其實都非常忙碌，今天能在百忙中出席、參與討論，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別校長能夠蒞席，機會非常難得。所以諸位是否可知無不言，有

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毫無保留地提出來。我們將詳盡地把這些寶貴的意見記錄下來。尤其，這是我們李校長相當重要的理念，就是我們臺大如何能成爲一所具有高度人文素養的大學，所以特別請各位老師盡情的發言，謝謝。此外，剛才黃教授有提到現今社會很重視專業，但是在通識方面有點不夠，是不是因爲有些通識課程會非常遷就老師的專業背景，非常專業性，內容非常的專精，但是學生其實透過跨學系選修該系的課程，就可以學得到，當然那也是種收穫。但是否能夠成功地把通識教育的精神傳達給學生，這是一個問題。

曾漢塘主任：

我剛才很仔細地看了哈佛的通識教育課程，第一項是有關美學與通識教育的解析，我把重點放在後面。培養學生批判的思維是蠻重要的，但爲何會使用美學與詮釋學？在哲學以及在社會科學裡有兩個對比的概念，**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也就是詮釋學和解釋，這兩者有點差別，就是我們在說明的時候，有一個先假定的客觀真理，也就是自然科學。一個現象出現，每個人對它的理解和詮釋會不一樣；而美學是一種統合性的主客體。所以哈佛在做這方面的課程時，其實是很多方面性的。像是在教育思維上的訓練有兩個方向，包括 **converse** 的還有 **diverse** 的，也就是聚斂型與發散型，如果我們要培養學生有一個 **creative mind**，那我們可能要比較重視發散式的，才能培養有創造性的、批判的思考。所以，我覺得他們在設計這一系列的課程時，是注意到文化的深層面向。今日不同學科的教學設計，也要注意我們去看待問題時，每個人有不同的理解，體察到不同個人間的互爲主體性。

更重要的是，建構知識的過程是很多人共同去形構的。我爲什麼會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爲通識教育看似容易，我們想要交給學生對於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廣泛性的瞭解，但是通識教育背後基本的 **insight** 要非常豐富、要非常具有反省力，否則他連一開始要去面對這個科目，都會有困難。

而這個設計與學校的制度也有關連，我們應該要很信任在共同委員會的架構之下所邀請的人，可以擺脫僵化的制度，但沒有把握各系

的教評會會不會通過。同樣地，對其教學成果，要有評鑑。如果邀的是校內老師，如果他能夠投入相當的心力在教學設計上，我們可以給予更多的資源回饋其投入。反之，譬如說評鑑值太低的，以後可能就不建議開這個課。

個人認為，這樣的腦力激盪會議需要經常開，透過很深度地對話，瞭解哪些個別的課程、科目，能達成何種效果，進而促使一門課不只是作為一個專業課程時，同時肩負通識課程，也許能在課堂上激盪出一些科學的對話。希望這些建議能促進本校通識教育的改革。

鄭毓瑜教授：

大家好，我是中文系鄭毓瑜。我知道要開這個會的時候是六月所以我稍微想了一下「現在老師要做什麼」。剛好在美東研究期間，有機會與電機系的張時中教授談到教學理念，以及跨領域合開課程的可能性。我們要先想一想，當代老師可以做什麼？現在知識的獲得已經不困難了，所以輸出知識已經不是當代老師的任務。除了填充知識，什麼樣的授課方式才比較受歡迎？就通識課來說，在黃老師的領導下，在展演經驗(staging experience)上是很成功的，每個老師深入淺出的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確很令人印象深刻(impressive)，可是這個夠不夠呢？如果有一個課程不只可以讓人印象深刻，更可以掌握竅門，熟悉上手去實踐，是不是更好？所以張教授談到現代教師在下一個階段的任務可能是 **coaching information**。

讓每個學生都有齊全的裝備，可以參與全球化的競爭。生活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每個人手上有這麼多知識，但是要怎麼用呢？是不是除了知識學理，也要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規劃一個基本的課程，把每一個老師深厚的專業理論放到幕後而不是台前。那台前要做什麼？其實就可以用來訓練學生選擇、詮釋以及活化知識的能力。如果我們從大家最感同身受的問題開始談，假設那個議題就是要「加薪」，也許給學生的 **assignment**，就是假設有個大聯盟的新投手陳建民要加薪，他 2006 到 2007 的表現都可以在大聯盟的網站上查到，現在學生要寫一封信給他的小氣經理，並運用所知道數據來

替陳建民爭取加薪。這樣的 assignment 第一是要學生練習運用數據；第二個是要練習用淺顯精簡、主題明確的文字來詮釋這個統計數據；最後結合數據跟這些敘述文字來建構說服力。這是一個很切身實用的生活基本能力。其他主題比如實際的創傷經驗，例如 921 地震，我們看到地質學家的斷層調查、政府官員的傷亡報告等，也看到當地居民透過各種管道(如劇場與印染坊)來重建他們的生活，還有詩人的見證。有些報告是數據圖表，有些是文字表演，如何統合這些多樣化的資訊，詮釋現代的創傷經驗，這其實是當代文化史建構的一環。另外比如性別及全球暖化的議題，有很多官方資訊都很容易取得，但是這些官方的資訊要怎麼跟民間生活經驗(如當地農民)與紀錄(如記錄片「無米樂」)相對話，這才是面對當代處境必須用力用心之處。以上只是舉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們通識課程是不是在成功地 staging experience 之外，還可以進展到第三個階段 coaching information，讓學生除了有累積資訊的「學力」之外，還有運用知識的「能力」，謝謝。

林維紅教授：

主席、各位老師，很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交換意見。我以自己教學的經驗、及參與課程改革規劃的經驗，提出一些看法及問題來請教。

第一個，很感謝校方重視教學，教學發展中心過去一年以來也有太多令人感動的地方。但是有一點希望臺大校方注意的是，臺大的首頁一打開，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是多麼的卓越，及如何追求卓越，但是卓越可以是一個非常空洞的名詞，到底什麼是卓越？但是身為臺灣的龍頭大學，我們的教育目的在哪裡？我們想造就的是怎麼樣的學生？我覺得大學部的課程非常重要，因為它是造就一個人根本的基礎，我這幾天到各個大家心目中國外的各大學網頁去看，在他們的首頁上第一眼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大學的教育哲學，告訴我們要造就的是怎麼樣的學生。可是我們打開臺大的網頁的時候，我們並不清楚到臺大來我們可以學到的哲學是什麼、我期待被造就成什麼樣的人、我的努力目標是什麼。追求卓越當然是我們的目標，但是也讓我們煩惱，因為

大家對卓越的定義都不同，每個要改善的空間也不同，我們同時也看到很多人在追求卓越的同時也得了憂鬱症。以及，我可能在某些方面非常卓越，但奈何就不在平價的標準上；所以，每個老師、學生的個別性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不能被忽略。所以第一點，作為一個優秀的大學，我們有教學熱情，但是我們的哲學是什麼？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第二點，我想我們也真的有點妄自菲薄，我一直看到哈佛、看到國外有名的大學，考試我們真的跟他們不同。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參考我們心目中的好大學的時候，也要考量一下我們的特殊性；什麼是我？那最能造就我的發展的是什麼？我的成長空間在哪裡？我需要成長的方面是什麼？第一，譬如說，我常看到我們心目中教育辦的很好的私立大學，他們辦的有創造性的、對學生有啟發性的課程，以我對臺大的了解，我們是不可能辦到的。哈佛這類名校的資源有多少？這是我們沒有的。臺大最近可能參考的是(美國)州立大學，那這些大學在我們目中的狀況跟現實有差距。據我了解，柏克萊大學辦教育辦的非常不好，但是有些大學例如 **University of Virginia** 辦的非常好，可是我們忽略了它。所以直得我們學習的是，公立大學是開放給大眾的，那他如何利用有效的資源來做出創造性的改革。第二，雖然我們很嚮往有名私立大學的創新課程，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是參考他們的優點，並因此受到啟發。例如教學發展中心主辦的寫作教學工作坊，我自己參與了覺得受惠非常多。**Duke University** 在 2000 年開始了一個新的通識教育課程，其中一個新的發展就是成立寫作中心。這個寫作中心是由一個老師一年開五個班，每班約 10 位學生，雖然我們現階段做不到，但還是可以學習，例如這個 **writing program** 裡的老師是獨立在系所外的，是由寫作中心的 **director** 聘請 **post doc** 或 **junior faculty**，這就是一個專門教寫作短期的工作。我們自己知道我們聘新老師進來，其實新老師並不會教書；但是這個 **writing program** 裡的老師全部都要上暑期課，他們設計課程來教新老師怎麼上寫作課；大一學生必修的寫作課就是由這些專門教寫作的老師來教。那我也問過這些 **faculty** 如果他們期滿了怎麼辦？他們表示在這個寫作中心的 **market value** 很高，因為他們在 **Duke** 教過書，也在臺大教過，他們可以教書，而且教書負擔不重，

因此還可以做研究，也會有 **publication**。也因為這些 **faculty** 之後的市場價格很高，他們只要聘請 5~6 個新老師，但是以去年為例，他們就有將近 300 人來應徵。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做的，因為 **post doc** 的業績也可以算是各系的業績。我衷心的覺得，我們的班要小班的，因為不是每個學生都對通識課不認真，也是有些學生對通識課非常挑剔。我的兩個兒女也都是臺大的學生，我也看到他們非常拼命在搶修某些好老師的通識課，也知道學生也是願意造就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學校有錢，我們不妨給這些願意認真的學生機會，我們真的也需要一些 20 人為一班的寫作課、討論課、經典閱讀課，這些課不是 300 人一班的可以取代的。對於我們優秀的學生以及有教學熱誠的老師，我們真的應該給他們一些機會，也同時可以提升通識課程在學生心目中的價值。

第三點，西方社會有太多我們可以學習的了不過我們需要知道別人的來龍去脈，去年美國有一本暢銷書是哈佛大學以前負責通識教育的教育教授寫的「**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也就是哈佛的卓越是沒有靈魂的，我們也應該煩惱臺大的卓越是有沒有靈魂的。他談到的是哈佛大學在今年通識課程公佈之前，內部也經過很多的爭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Prof. William Curf** 之前是 **under** 的 **Dean**，他本來提出的方案其實是沒有被通過的，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爭議性，所以也許像“**excellent without a soul**”裡面的狀況也需要去了解一下。

另外我們大學課程的架構跟西方大學不一樣，美國大學課程的基本教育就是通識教育，他們的專業科目只需要修 10 到 12 門學分可以畢業，換句話說他一進到學校面對的就是學校所有提供的課程，不需要特別訂這個課叫做「通識課」。哈佛學生只要在八大領域都有修到課就行了；學生可以到各科系去找，找到自己喜歡並符合八大領域需求的課程，就完成了必選學分。所以美國學校在這部分跟我們非常不同，我們叫這個是通識課程然後加上標籤，接著學生立刻否定它。所以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學生面對的困境比西方學生多的多，我們要針對自己的情況來尋求解決。我認為，學校現在所做的就是邀請開課，並利用邀請好的老師開課來提升通識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了解

的是，邀請開課是從教務處及通識教育中心來的，但是臺大有將近 2000 位老師，其中也有許多老師對規劃課程非常有興趣，並願意歸劃；也可能有跨學科的老師願意合作來規劃課程，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這種機制提供願意設計課程的老師來設計，讓願意跨學科合作的老師來合作，尤其是如果我們必須花錢請老師來演講座談的時候。我不知道學校有沒有可能提供機制讓願意設計課程的老師有機會設計，讓願意跨學科合作的老師有機會合作開課。在現在的世界，我們不能置身跨學科訓練的事外，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另外我們以大一共同必修課來說，現在剩下大一國文與英文，我大力支持歷史課不能當共同課而必須是通識課的一部分，但是以大一的語文教學來說，現在美國有很多好的大學的學科都不再叫做 **first year English** 而是叫做 **first year English writing**；**first year writing**，本國語言的寫作，所以 **first year English** 代表的是對語言寫作課程的強調。我自己在歷史系教書，我也擔任大學部共同課、通識課程等，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學生不會寫作；我們在系上都告訴學生期中報告、期中報告佔幾 **percent**，什麼時候要交報告等。這些小孩子非常可憐，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寫作。到現在有好多年沒有考作文了，我們面對的學生是小學中學幾乎不作文的學生，但是學生進來臺大後面對我們叫他們寫期中報告、期末報告，然後被罵不會寫作文。他怎麼會呢？所以我認為，學校能不能考慮將來大一的英文以寫作爲重點？因爲寫作不只對文學的學生重要，對全校的學生都重要；寫作是一個思辯分析的訓練、是一個研究過程的訓練、也是一個表達的訓練，所以我們很高興看到學發展中心辦寫作教學工作坊，有電機系的、土木系的、醫學系的教授來，也有生命科學系的老師來，文學的老師反而來的不多，只有外文系、歷史系戲劇系的有一兩個來，中文系的一個都沒有。總而言之，寫作太重要了，但是學生不會。我們現在的寫作課減少了，但這不能怪老師，因爲老師太忙了。在這樣的情況，我們需要非常認真的考慮聘請老師用創新的方法開寫作課；我們可能沒有辦法讓新生都修到寫作課，但至少可以做到讓對寫作有興趣的學生有機會開始修課，從少數的班級開始做起再慢慢擴大。也許我們可以支援不同系所，

也或許有願意支援的 post doc 願意來教寫作，至少這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另外我注意到的是，許多重要的大學有 program 的設計，我們現在讓學生修通識，但如果我們有個 program 讓學生在裡面的學習有個 focus，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且 program 經過設計之後，讓學生可以學到量化、思辯、寫作的能力。這可以是兩三門課合成一個 program；例如實踐很重要，但是學生怎麼實踐？常常學生到最後就只是背書。我們在教女性主義理論的時候，學生搞不清楚流派是什麼，到最後就是背書：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我覺得黃昌英老師做的很成功，他把女性跟 issue 結合；他自己有很多參與 issue 的經驗，於是把女性主義跟 issue 結合而產生生命力。

另一個是讓學生也能參加 issue，Duke University 有一個叫做 Hart Leadership 的 program，我們也要培養 leader。這個 Hart leadership program 是一個 service research program，且學生要申請並通過挑選才能加入這個 program。第一學期上課，讀理論；假設他們設計要談 global women leadership，第一學期就談女性主義理論、leadership 理論、談一些我們認為很好的 leadership 來研究他們是怎麼做到我們定義上的成功。第二學期通常是暑假，學生就去做實際的 service、去參與。這個參與不只是看到某個偉大機構的 CEO，而是去肯亞、北京、南非的某一個角落參加某一個 NGO 或 NPO 的服務工作，然後對他的議題加以了解。亦或者學生可以留在 Duke 分析，Duke 教師與員工性別比例的問題，學生實際的參與。學生第三學期學生要寫報告；學生分析 Hart leadership 的理論還有自己的實際經驗，然後寫成報告；這些報告在網站上都看得到。所以，三個學期變成一個 program。每個學校都有各式各樣的 program，這也許也是我們可以考量的。

另外，在改變跟解釋世界方面也是可以跟 Hart leadership 一樣的，理論跟知識是解釋世界，而實際參與是改變世界。學生甚至在畢業以後可以參加一年的 fellowship，如果有興趣可以花一年時間在世界各地參與你所關心的議題。這也就是我們說的國際化，真的不是只把英文學好而已；我們的學生有很多英文很好，但是對國際上發生的事一無

所知，學英文只是背單字唸文法，很多學生都不看書的，我們也不去參與實際使用英語的情境。所以，國際化是要實際接觸，這個是老師跟學生個別無法做到，但是學校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們應該考量讓我們跟其他國際學校上的來往不只限於 **memo understanding**，而能夠實際的參與，我想這個是校方也許可以來考慮設計的方向。

主席：

謝謝林老師的意見，很高興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因為校長有事要先離開，所以我先請校長跟大家講幾句話。

校長：

剛剛聽到很多教授的發言，在我們看來，通識教育需要經過一番的規劃，真正落實面，基本上跟老師有很大的關係。以上這八個領域大概 18 學分，算一算每個學期平均最多是一到兩門課，所以要把這個領域的基本思想教給學生的話，老師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學生只是修這一門課，但這一門課若能啟發他的好奇心，使他願意在將來畢業後、退休前，還有四十年的時間，花時間來理解這個領域，就跟他在通識課程中所獲得的啟發有很大的關係。我想就如剛才教務長及方教授所說，我們老師不見得都會教授具有多元性、貫穿性、基本性這樣的通識，這樣的老師比較少，我們當年念大學的時候也沒有通識，都是後來慢慢學的。所以大班在開這種觀念性的課程時會是一個重點，問題是目前只有三百人的教室，將來建了教學大樓也不過是四百多個，我們希望是一千至一千五個人的課，意思是如果是好老師的話，可能是三千人都聽他講，那才能真正產生 **impact**，你只教三百人，我們一年要三千人，只有十分之一聽得到這個課，這個 **impact** 還是很小。那怎麼辦呢？我想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實驗，譬如說現在的數位技術都非常好，我們就只有三百人的教室，但收一千五百人，他可以在他的寢室看、在教室、系館看，到時候就是即時廣播，因為反正他還是要來參加小班的輔導，所以聽的時候他不一定要坐在 **physical** 的地方聽，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看。我們來試試看，找一位很好的教授，我知道在

場有很多很好的教授，我們找一兩門課來做個實驗，做一學期、兩學期，看看效果好不好，如果效果好的話，也許我們這種瓶頸比較能打破，一年找兩個講得很好的教授，那個影響的層面可能就會很大。所以我覺得可以來嘗試這種 **program**，試試看，效果不見得會好，但是試試看，如果可以 **work** 的話，將來在找老師這方面也沒那麼大的壓力，一定要找這個老師去開，造成困擾。所以教務長，你在這邊是不是試試看，一、兩門課，做個實驗，如果可以 **work** 的話，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四點鐘還要繼續準備開另外一個會，那麼，謝謝！

主席：

我想，我們可以繼續討論，因為校長在態度上面是絕對支持我們的，而且大家暢所欲言之後，包院長及教務長都在這邊，所以各位講的一定都會有效的傳達到校長那兒，因為決策的階層都在，所以請大家繼續發言。

陳葆真教授：

我是藝術史研究所陳葆真。我只能算是半個教過通識教育的人。我現在要提的是通識教育課程方面的問題。

以我的經驗來說，我曾經跟我們所裡其他三位老師一同開過一門「中國藝術概論」的通識課。上課的學生大概在 140 到 200 人左右。學生對這門課的反應多半非常好；但有的並不滿意；因為我們要求很嚴格。這可看出其中很用功的學生對這門課的支持；但想混的學生便會抱怨。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第二個經驗是，以前連續十多年我開過一門「中國繪畫史」的專業課，那門課同時也開放給通識，選修的學生每次大概 40 到 50 人左右，來自校內各個不同的系所。多半願意來選這門課的學生都是很認真的。我還教過一門專業而枯燥的課：「中國繪畫史論文選讀」。選課的學生有時候不超過 5 個人；其中偶爾有幾個是理工科，如電機所和經濟系的學生。有時候來選課的學生令我很頭痛，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看過作品，怎能念懂那些論文？但是最奇怪的是，這樣的學生反而是最用心而且收穫成效最大的。主要的原因是

由於小班人數少，因此有足夠的時間對他們作個別輔導，所以效果比較好。他們修了一學期的課以後，自己也很高興學到了東西。有一個將要畢業的電機所研究生，說他覺得很可惜這麼晚才發現這門課；但也慶幸他在離開臺大以前，有機會發掘出他自己在人文藝術方面的興趣。他畢業以後，常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參觀，有時也會寄張卡片給我。這顯示了他上這門課的後續效果。所以就我的教學經驗來觀察學生，我覺得，通識課不一定要大班，只要學生有興趣，肯用功，能力夠，他可以去選一些專業性的課，從其中他可能學到更多。基於這些經驗，我想多開放一些專業課程作為通識教育，是可行的辦法。我想這樣可能可以解決一部份通識課太少，沒有老師願意教通識課的困境。為什麼我們不將既有的資源靈活運用呢？這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和建議。謝謝！

王泰升教授：

我是法律學院王泰升。我要談的和剛剛幾位談的，有點關連性。我們一切理念，都必須回到「教學現場裡面有沒有好的老師？」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我現在要講的是專業科目，這也是剛剛包副校長提示我們要考慮這樣的問題，亦即專業科目能不能作為一個通識課程。我對「通識」的理解是，它應該要從個人的專業走出來，要用一般人的語言跟一般人對話、溝通。如果通識是這樣的目的，基本上跟原本在專業課程裡面所設計的內容，是不一樣的。在法律專業課程裡的學生，都是跟我一樣，具備專業知識乃至於一些特殊的詞彙，所以我沒有辦法把我在法律系的某一門課拿來通識教育課，因為外系學生來聽這門課，可能會覺得沒辦法吸收，到底兩種學生的知識背景不一樣。因此，必須要有人專門為這種通識性的專業科目作準備。雖然學校也主動邀請法律學院幾位老師來開通識課程，但許多人都沒有辦法接受這個邀請，因為實在是太忙了，已經被研究壓得喘不過氣來，沒時間再為講授通識性的專業科目作準備。其實我們都在終身學習，最好是能夠跨領域的去進行研究，這樣才知道別人期待我們跟他講什麼，一個研究者如果一直意識到這一點的話，就不會一直活在自己的概念世界，就

有辦法進行這種通識。

當我們今天進行一種跨科際的研究時，將會面對一種「速食文化」，要求在幾個月裡面，就要做出研究成果。我們已經被學校許許多多的研究計畫搞得焦頭爛額，在這種情形下，實在沒有心力能夠沈澱下來，能夠有比較好的準備，比較從容的來進行通識教育。如果今天沒有研究壓力，教學也只要教這這幾科，當然就能盡心盡力，把通識課程弄得很非常精采；問題是時間等資源是有限的，所以只好做選擇，這是我們所遭遇到最大的困難。總之，或許學校蠻期待法律學院能夠為校內非法律系學生，開一些法律專業的通識課程，但現實上怎麼鼓勵法律學院的同仁們開這種課呢？他們所背負的系內教學及研究業績壓力已經夠沈重了，這是真實的困難之所在，所以除非我們在制度上能夠設計出什麼樣的解決方式，不然我們只能情商個別的教師有所「犧牲」了。

陳竹亭教授：

主席、各位教授，我是化學系陳竹亭。看起來目前我們的八大領域目標已經確定了，可是事實上仍有一些存疑。目標可以分兩方面，一個是能力指標，一個是學科知識指標，這兩者我們常會切割來看，雖然兩者間是相互影響。我自己是學物質科學的，長期以來，物質科學終於能夠從哲學走出來，是因為不再強調 **quality**，而著眼於 **property**，雖然科學應用到人生面、社會面時，也是有價值的。當我們教物質科學的通識課時，會遇到能力指標及學科指標兩者中如何平衡的問題。就能力目標上來說，在我來看，第一個問題：學生蠻需要建立價值觀，但這個價值觀並不是由我們去提供，而是學生自己應該能有反思。這件事情很多老師也都看到了，不過學生對自己的自覺、對周遭和對自己的反思，需要一個過程。在學生剛完成中學教育進入大一大二的階段，正是西方有許多學校還在不分科，廣泛實施通識的階段，相較之下，我們學生建立價值觀的能力是嚴重的不足。當學生的價值觀尚未建立得很好時，可能他們的關心和 **commitment** 都沒有著力點。在臺大，很明顯大三大四的學生這一方面遠勝於大一大二。可是

要建立價值觀，剛剛也有教授提到，我也同意學生平均的論述能力也明顯地不足。臺大的確有很優秀的學生，可是在論述能力很好的學生之中，又有許多是知識融通能力不足者，這牽涉到一個問題，因為他們可能表達能力夠，但是學科知識素材不足，所以也沒有辦法進行知識融通的過程。所以教通識課時，在能力或學科知識都不足的情況下，的確要花一點時間，一面教導，一面注意學生各方面的成長，如果現在就直接訂一個通識課程的明確指標出來，相信會比較不容易，最好用發展的模式，一面做一面看我們往什麼樣方向，可以建立希望學生培養的能力。我個人認為學生的能力指標和學科專業都是需要的。這裡我們又碰到一個問題，也是八大領域先天的困難。第一個是領域的困難，上次在開會中我也向教務長提到這一點，雖然我們所提出的八大領域和哈佛的相仿，一旦訂出領域，就可能有無法含蓋的領域，我們每次開課程會議，這種問題似乎都會出現，表示八大領域不能涵蓋所有的通識範疇。哈佛一路走來，其實一直有核心課程的概念，但是我們其實不全是核心課程的作法，不只是核心課程是否為八大領域的目標，我們能力上是否能做到核心課程也是個問題。因為如果真的是核心課程的話，應該可以容許一些專業課程，即使不是為了學習專業知識，而是在學習專業課程的過程中，基本的能力可以被培養出來，包括剛剛有老師提到的批判、創造，或是我們常常強調的 **intellectual power** 等高階思考能力，照理說是可以由專業課程培養出來的。我剛說物質科學和理工專業課程，常常不能培養價值觀，是因為我們約束自己，不看 **quality**，只看 **property**，可是不表示學習者的 **intellectual power** 不能被建構出來。不過回到通識的目標上，我相信的確與專業課程有差別，但是並不是說專業課程不可以考慮。所以，課程認知在我們的八大領域中，仍然存在一些共識不足的狀況，每次討論時，總會有人提到通識定義的層面，表示我們對於到底是核心課程或是通識，想法不一。這兩個面向其實是可以相互包含的，我們現在似乎較強調跨領域及知識融通類方面的內涵。對於課程認知，相信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發展出更多的共識。教師的方面，我相信目前臺大要將研究份量減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的課是否要立刻訂出一個調子很

高的標準？這個方向，我想我們有需要、也有必要，但不是一次就訂出標準。我希望我們在做這個教學改進工程的時候，可以訂出一個近程目標。譬如說哈佛常常鼓勵老師申請經費補助來授課，他們的補助條件有時候非常好，可是授課完後，他們授課的評鑑要比我們嚴格得多。我們通識課的基本性、多元性等，在課程上到底應該用什麼樣的教材、教法來落實，我相信仍舊有其重要性。如果我們知道哪些老師的課在這方面能夠落實，即使不是院士，不是大師，我相信學生仍然在這些課程上會有很大的獲益。

最後我要冒昧提一下，不要迷信大班，再好的講員，學生如果只是坐在底下聽，離開課堂沒有 **work** 或 **study**，我不相信他能學到多少東西。我想大班是一種通識課程的教法，也可以暫時解決我們現在教室或課程不足的問題，可是不能解決我們通識課程品質亟待提升的問題。

主席：

我的一個直接的反應是，一般人在休假以後會去做更多的研究，那是不是也可以鼓勵趁休假時去發展一些通識課程？也許可以舒緩這個問題。請繼續發言。

賴顯英教授：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我覺得通識教育要做得好，最重要的是師資問題。如果通識中心有自己的師資員額，就可以去選擇聘請他所需要的老師，不像現在這樣，師資課程只能靠各系所支援，通識中心缺少自主性，很難對課程做積極性的規劃。

所以，通識教育要辦得好，首先必須得到學校的支持。個人認為學校應排除萬難，撥給中心一些師資員額，此外，據我所知本校有些系所編制裡含有通識的員額，而最近幾年原課程學分縮減，多餘員額理應回歸通識中心，因為我以前曾在教務處服務過，負責系所申請的業務，略知一二，或許校方可協助通識中心，商請這些系所繳回部分師資員額。如此通識中心便有員額去招聘、培養關鍵課程的師資，而

以各系所之支援爲輔。

我們知道自從資本主義文明興起後，由於競爭、工具理性的需要，所以專業教育就成爲必要，而又由於其內涵有單面向發展的傾向，因而人文教育的空間就被壓縮了；爲了適存，這種情勢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學生的識見就減小了。甚至由於資本主義文明邏輯的滲透，政府也將教育視爲是一種投資，而以人力資源規劃運用的概念對待學生，以培養高級專業技術人員，以爲國用。教育本身的異化，甚至醫師或律師們已經不再是知識份子，而成了高級技師或商人。教育本應有其理想性，其本質在追求人性的成長與「共善」，涉及人學與美學。但是，現實上，教育不得不成爲適存的工具，本身亦成爲市場的一部份。所以，爲了平衡，通識教育又成了必要。

我們知道通識教育分成兩大類型：**general education** 和 **liberal education**。**general education** 主要就是讓學生們接觸學習一些別的科目的東西，使學生增加廣度，不會太閉鎖；而 **liberal education** 是比較偏菁英教育的通識教育，其內涵比較像黃主委所說的必需具有「基本性」、「主體性」、「貫通性」、「整合性」之類的內涵；個人認爲臺大學生不應以前者爲滿足。

liberal education 就是以某些課程引導學生了解自身處境。如現代文明興起、中國之邊陲化、與我們已身處其中，無法逃避的一全球化等問題，以及認識一些基本價值、公共觀念等，使學生有主體性的自覺，而能從自在（**an sich**）到自爲（**für sich**）。因爲基本上現在的學生雖然聰明，考上臺大，但只是一種自在的存在，他不曉得他活在哪種處境裡，比如我們電機系其實有一大部分是培養美日加工出口區的高級技工。**liberal education** 就是要教學生進入理解這種處境，面對「全球化」的壓力下，在多重批判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要達到這種境界，沒有辦法靠各系來支援就可做到，必須由通識教育本身來做，不能靠別人，所以，必須有自己的師資。

另外，在課程方面，我建議理工學院應該要增開一些「科學哲學與科學的哲學」的課程，因爲對於菁英學生，使他們理解知識的背後，知道「知道」以及知道「如何知道」的「後設思考」有其必要。我知

道成大就有開這種課程，學生的境界因此提高很多。所以我建議增開此類課程。

本校學生大多資賦優異，只要運用四年內約四分之一的時間，在有計畫的引導下，適當的加強人文社會教育，在優秀的師資教導下，便可開拓視野，使他們成為整全的人，並了解所處的文明，邊陲化、全球化的處境，使他們從「自在的存在」到「自為的存在」，使他們在投身科技專業時，同時能享受有意義的人生，且由於他們的高度與關懷，較完整且正確的價值關、世界觀與全球觀，也可對國家社會有更大的貢獻。

最後還要再澄清一下誤會，剛剛黃主委轉述教育部評鑑小組認為，本國憲法和公民教育的課程被國發所主導，這其實並非事實，那是十幾年前的事情。現在已經開放了，由院級來主導，過去法學院時即曾邀請法律系、政治系甚至經濟系一起開課，不過後來他們自己紛紛退出。因為法律系開的憲法課其實不是通識課程，太專業，它是應用性的、憲法解釋的課程。我曾去旁聽過，很好，可是學生不能適應，因為它不是通識課程。所以後來自己退出，其實也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義務。國發所開這個課程是因為有通識的員額所以有義務，法律系、政治系、經濟系因為沒有義務所以後來就退出。其實由於本所性質的關係，本所師生本來就較有通識的理念，現在幾所通識辦得較好的大學，本所畢業生貢獻頗多，清大通識中心就是本所畢業生主持的。

另外就是關於黃主委指稱有一些學官在大學部上這些課，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過去閻校長時候聘請了一些監察院的秘書、教育部的秘書、中研院秘書在大學部上這些課。他們已經退休十幾年了，現在大學部完全沒有學官。研究所還有一兩個，是部長級的學官。但是這是正常，美國名牌大學也是這樣。我的報告到這裡，謝謝。

蘇以文委員：

我是負責共同教育這一塊的，所以我想講一下有關共同教育中的語言教育。因為我隸屬文學院，長年授課負擔非常重，雖然有心想開通識課，可是沒有很多時間可以開系所要求以外的課程。所以我自己

在上大一英文的時候，我就把這個課通識化。所謂的通識化，基本上就是反對爲語文而語文，我不想在語文課中只教會學生一個 **language skill**，而忽略了語文背後的思維。簡單的說，這個所涉及的是到你怎麼看待這類課程的心態問題。以我自己的課程來講，我認爲大一英文的目標就是要訓練學生有處理學科的英文能力。所以我希望我傳授的知識的內容可以摻雜我的語文訓練當中，比如說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社會上的議題，如安樂死，透過這個主題把相關的字彙教給學生，有足夠的 **vocabulary** 才有討論的基礎。我也可以設計很多活動讓他們辯論或做 **writing assignment**，然後把很多 **issue** 找出來——醫學面的、倫理面的、社會面的、法律面的皆可。我覺得語文教育其實不必自外於通識教育，因爲它就是通識教育的一種。

事實上我們希望通過語文素養，我們也能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也就是在語文素養方面，學生能夠透過語言的掌握，把一些比較片面的知識做一個整合。²¹ 世紀需要的人才一定要有兩種能力：一個是搜尋資訊的能力；另外一個就是在這麼多資訊裡面，整合、解讀這些資訊的能力。你能夠解讀你才能勝出，如果你只會收集還是不能變成人才。語言可以訓練的，而文化的部份，從美國的政策來看，80 年代的美國是一個 **melting pot**，也就是很多文化融合在一起；現在已經不講 **melting pot** 了，而是 **multiculture**。要學生去接受多元文化是一個理想，理想需要一步步去落實，我只是把我落實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對共同教育這一塊的想法。

剛剛林老師講到的寫作問題是我心中一個很大的痛。我覺得寫作這東西非常重要，中文和英文的寫作都一樣。這幾年我看到清大的寫作中心做的非常好，尤其是中文的部份。寫作一定要小班教學，不是只有教學生怎麼寫書信之類的，而是如何透過書寫這個形式，培養學生思辨、創造的能力，並建立其價值觀。這在實行上會有困難，除了人力上的困難，在選課選修的制度上，也要做調整。例如每個人都要修的大一英文，那這課程應有一個共同的指標。有了指標後，你不一定非把它想成「大一」英文，它其實可以開放成很多課程，學生應該可以根據他的需要，在他不同的在學期間，例如大四，面臨出國的語

文考試之際，來修習語文課，這樣學習動機就會很強，效果也會更好。與其讓他在大一就修完，然後在大學生活的未來幾年都不接觸英文，這樣不是更好嗎？這樣我們的語文教育也才較有希望。

甘懷真教授：

我禮拜五去參加教務長和副教務長舉辦的教學成果發表會，我在會裡參加的是專業的那一組，那我就聽到有老師在討論，他們覺得有很多專業的課程很好。我覺得他們有點在抱怨，為什麼一個好的專業課程在臺大不會是一個通識課程，然後他們講，因為現在沒有這個領域啦，所以當然不會有這個通識課程。那現在就回到我們在推八大領域，因為我自己是一個組的召集人，所以就會想一些事情。我想在臺大共識應該不很高，就是為什麼要推這八個領域。那其實又牽扯到說，臺大其實是一個綜合性的大學，這是我們非常 **proud of** 的地方。也就是說一個學生他如果真的要修一個課程，比如說今天一個學生他真的很仰慕甘教授，那他要來修我的課其實滿容易的。我的專業課班上其實有三分之一(經常是以上)不是歷史系的學生。所以臺大的優點是其實跨系選課還滿容易的，所以他不見得要修通識課，如果他願意他也可以去修法律系的課，也可以去修王泰升教授的臺灣法治史。而且我們甚至都對外系的學生特別的好——這也是我們的習慣。

那這就回到說：為什麼我們要訂這八個領域？那為什麼是這八個領域？現在當然都已經塵埃落定，而我自己也是其中的負責人，但是現在做為腦力激盪，或許我們可以重新從頭來想。我自己也參與了很多通識的討論，八大領域的課程應稱為「核心」的課程，也因為各種原因我自己也支持把「核心」兩個字給拿掉了。原本叫「核心」才是名正言順，因為像物質科學、生命科學、甚至歷史學等核心課程，但是其他也可以作為通識，可是它不是我們由上而下所推動。可是現在我們把「核心」這個概念拿掉——這可能也是黃老師說的，臺大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地方，我們不好說哪個課是核心哪個課不是核心。但是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想，當然黃老師也在這個地方，就是說，我們的東西是跟著哈佛來的，但是很明顯的，哈佛的東西是美國人用來訓練

他們的菁英的，這可能是一個統治的菁英。那這可能就牽涉到傳統儒家的理念，儒家為什麼要講「通」的理念，因為儒家也在訓練菁英。我想黃老師都比我更知道，從上古以來儒家的教育就是為了政治的「治」，為了「治」你就要學習很多，我覺得哈佛也是這樣的想法。那你說臺大去 copy 這個也有道理，因為我們也是在訓練臺灣的菁英。如果按照這個目標，你可以說這八個領域就是我們臺灣的菁英要的，因此，就像剛才黃老師所說的，就是我們不要一些生活的技能，雖然說在某些情況底下，我覺得法律的小常識、如何報稅、如何修水管、如何種花可能比我修數學還重要，但是我們都覺得那不是而把它弄掉。所以說你應該教二十歲的年輕人如何性愛，這可能更實際，但是我們都把它排除掉。換言之，在知識領域上所謂“general”這個概念，在我們來說更是培養一個社會的菁英，這個在臺大或許是可以通的。但是我們現在在臺灣又有一個通識教育的發展，剛才黃老師也在批評，我自己也贊成，就是在技術學院他們是不是應該開一個「什麼與人生」，臺大的通識理念可能也跟技術學院不一樣，因為我們發展的方向本來就是不一樣的。我自己也在審查一些什麼是通識、什麼不是的東西，我自己也很困擾；很多人提出一個東西來，或許我們覺得他不屬於八大領域，但其實在臺大要修課你也不見得要修通識，你也可以修學程、也可以開學程。比如說開個運動傷害學程，專門教大家如何運動傷害，這個對很多人來說也很重要，甚至性愛學程，不一定要通識。所以就回歸到通識的理念到底應該是什麼？為什麼是這八個？這個在臺大可能真的是很沒有共識，或許還有很多可以討論。

主席：

我們的時間差不多已經超過半個鐘點，教務長好像要走了，所以我現在請包院長最後講幾句話。

包宗和院長：

非常謝謝主席。我想我現在是以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名義，在教務長走之前，先做一個回應。事實上今天這個題目教務長和副教務

長是真正執行或擔負責任的。那我想真的要感謝各位老師，因為時間的限制，否則就能有更多的老師繼續的發言。如果各位老師覺得有這個必要，我們就再辦一次講座，到時候就再請各位老師盡情發言。今天沒有辦法發言的老師，或者也可以寫個要點給教務處，我們也盡量符合各位老師的想法。各位老師的想法真的非常的寶貴，我們聽了也非常的感動。我不耽誤多少時間，只講一句話，我想老師們的研究誠如剛剛王教授所說，非常繁重；在這樣繁重的時候還要盡心去達到「基本性」、「主體性」、「作業性」、「程度性」、「貫通性」，這樣理想性的一個通識課程，老師的負擔是非常辛苦的；我想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像剛剛校長提到的，不妨選一兩門課來試試看。我想臺大如果一下子這樣子做，困難度是非常高的，老師們已經在研究中這麼辛苦。有沒有可能學校來主導，在五領域方面各有一個課程符合剛剛黃教授在講的這參考指標，設計出一個理想的通識課程。到時候可成立一個小組請黃教授及相關老師們交換意見，因為黃老師這方面的著作也相當多，可以一起商議一下這個課程怎麼樣開可以讓學生一方面很叫好、一方面真的有學習到。

剛剛校長提到也許可以使用數位的方式，讓學生可以聽到經過精心設計的課內容，五個領域就是五門課，又符合小班教學，這就需要學校提供資源。因為以前朱進一教授就說臺大投的資源不夠，那如果學校投的資源相當夠的話，可聘一些老師，再配合小班，透過這種學習看看效果會是如何。這樣不可行也許要看教務長在決策上的衡量。那這是我剛剛聽到各位老師觀點的印象，就是我們使用漸進的方式，此外如果老師真的精心去做，讓這個課很精彩，那他的 loading 能不能降低？這樣老師可以更專心的去做這個事情。這是提供給教務處的一個建議和參考。

蔣炳煌教務長：

主席劉教授跟李校長，今天受教很多，大家都有很多批評和建議，這些意見我都會去參考研究看怎麼樣去把它落實。本校在推動通識教育乃至於共同服務性課程的時候，其實常常面臨到的是理想跟現實之

間的問題。剛剛王教授講的也很坦白，我們是有很多的理想但是一碰到現實的問題就投降了；我們經常碰到的就是這個狀況。在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我們開出大概 210 門的通識課程，根本就不夠。我昨天算臺大每年招生大一的學生將近有 4000 人，假如學生要在兩年之內修完通識課程 18 個學分，那在沒有選擇就是有課就選的情況之下，每一班如果是 80 人的班級，就需要每學期 200 門的課。但是如果你要讓學生有所選擇，我想一學期要提供到 300 門。目前已經花了多少力氣包括沖抵的我才弄出 210 門的通識課程，那我們的困難就是要拜託老師開課，老師說真的不行，我們又怎麼辦呢？剛剛有講的解決方法就是有大班、視訊，這都是可能的方法，但是它都有它的問題。大班的是連教室都沒有，那視訊也有其他問題，所以很多的理想我們都在談，但是我們要解決很多現實的問題。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不是訴苦；對於各位的意見我會盡量的採納，想辦法讓大家實踐，但是要請大家幫忙，在現實生活上給我們一個支柱，這樣的話臺大的通識課程一定可以來越好，但是需要一點時間，絕對不是說 96 年度就可以突飛猛進、可以達到什麼程度、或 97 年度就會怎麼樣，但是一定會越來越好。謝謝各位。

主席：

謝謝教務長。今天的腦力激盪會議基本上是提供一個平台，我想這個目的是達到了。我自己沒有什麼結論；現在潮流是國際化，我們不能故步自封，但是也不能盲從，我們要照顧自己的師資、自己的學生，根據實際的情況設計最適合學校的課程。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為止，感謝大家百忙中來參加。



▲第二次人文領域腦力激盪會議邀請校內通識教育課程教師及共同教育委員一同參與。



▲李校長親自出席參加給予高度肯定，並期望跨領域討論會議能持續舉辦。



▲會中出席老師針對議題熱烈討論並踴躍提出建議。